

第一次

第一次 參加 北醫之營

周林恩

三月三十日早晨，剛過完屬於自己的節日，就打點行李到學校餐廳辦理報到，領了識別證及隊員手冊。阿華也來了，我們同在第二隊。萬里無雲，真是好天氣，此時去露營，再合適不過。九點鐘，三部欣欣客運開出校門，穿過喧嘩的台北市，直駛淡水、石門，接近了一望無際的大海，最後抵達金山。

下了車才知道本隊叫“DIE TEUFEL”，魔鬼隊是也，隊員陰盛陽衰，也許這樣炊事方便多了。排隊走向營區，遠遠就望見以竹子搭成的營門，懸四個圓環，上書「北醫之營」。其旁還有一幅用十二個半球形竹籃改裝的對聯：「時代考驗青年，青年創造時代」。營區四周長滿帶刺的海邊植物，形成天然圍牆。

到了海邊，心胸頓然開潤新鮮起來，脫下鞋子，踩進海水，白浪滾滾，聲音隆隆，呵，海天之美，永不改變！午後開始搭營帳，領餐具，一切就緒，我們就住進了綠樹下，在三個綠色的小帳篷中，開始三天的露天生活。晚上煮第一餐飯，生火真是

件大事，煙薰得很厲害，火力又不強，煮一鍋飯就花費二小時，而且眼淚汪汪，辛辛苦苦完成了，取塊塑膠布舖在地上，真像黃昏的野餐。

晚上在青年廳晚會。我留下來看守營房，突然下起小雨，坐在炊事帳裏，對著海的方向，耳邊只聽得風吹呼呼，以及遠處傳來的浪潮聲；沒有星月，由樹隙中望見海面上一片漆黑。

阿華回來與我交班，我也去參加團體遊戲，大部分項目以前玩過，只有一句英語覺得有趣：
horse, horse, tiger, tiger, look at my face
count it! count it!

結束歸隊，已經十點多了，陸續有人入帳安眠。一羣「魔鬼」（包括我）由副隊長王哥哥帶頭，分路尋覓食物，生起火來，圍爐而吃，倒也香甜可口，只是吃的東西來路不明，暫且不去管它吧！今晚要陪阿華站崗，所以想先睡一下。喔，冷死了！風從帳篷下裂縫直貫進來，雨點打在帳上，滴滴答答，毯子不夠，衣服也帶得少，如何入夢鄉？夜晚海濤聲更大，傾聽，傾聽，耳朵附在地上，猶感到

地面所受的震撼。站崗的時間到了，兩個人起來，冷得顫抖，火也滅了，禁不住想起家裏的溫床。

黑夜寂寂，兩個小女孩在海邊的夜裏。海灘上出現了幾盞黃燈，不知做什麼用的？濛雨將燈輝烘成圓形。真想去海灘走走，獨自一個人去，躺下來聽那震動心弦的海聲，望那隱隱可見的浪花，想自己是由海中出現的。細雨下大了，風起更涼，白日的陽光大概不會再來。拿出歌本，一首接一首的唱下去！

王哥哥走來，說：「今晚有個緊急集合，等會兒廣播時，喊大家快起來。」不久，真的緊急集合，時間約是兩點半，趕忙喊醒大家，拿著傘，一下子跑到總部，別隊還沒人到，等了好久才來齊。要做什么呢？不清楚。王哥哥找了九位男生，兩位女生，我也在內，由一位帶領上路，「去那兒？」去墳場裝鬼！「啊，原來如此。走了不算短的砂石路，到達墳場，仍是一片漆黑，道旁樹影隱約可見，有些靠路旁的墳墓也看得清楚碑及後頭高起的土堆。十一個人分配位置，我和一位帶鍋蓋的男生據守最

後一關，準備用鍋蓋互擊發聲來嚇人。好了，遠處聽見人聲，然後是一陣接一陣的驚叫與嘻笑。我們躲在一堆刺葉叢後面的凹坑裏，也不管那是什麼坑，躲好要緊；人靠近了，一聲一聲斷斷續續的鍋蓋響，沒人怕！商定結果，跑出去捉人一把，反被追回來，趕快跑，衝進了刺葉叢裏，好痛！長褲上紮了很多刺，刺進腿裏，黑暗中又看不清，只得用手去摸，拔出刺來；心裏想，一定流血了，也無可奈何，還是嚇人第一！我們又想法子，躲在土堆旁，趁人走過時，用傘打他們一下，更不行！反而有人用手電筒照在臉上，衝著問：「喔，女鬼哩！妳是誰啊？」唉，氣昏了頭，裝鬼裝不成，却被「人」盤問！最後，在寂靜中，猛地一大聲鍋蓋響，倒嚇了不少人。他們五人一組，總幹事來時表示最後一組。阿呆說他用毛毯裹身，躺在墓上，有人走近時就滾下來，也有用手電筒或掃帚嚇人的；反正，我覺得不够害怕，可能是忽忙間無準備。然而墳場扮鬼，我也參加，高興得很，只是不知道我所在的墓穴是何許「鬼」的，不要真的來嚇我，更希望在黑暗中不會踩壞「鬼」的安居地，我覺得自己太幼稚無邪了。回營區時，在金山街上，店門早關了，小小的古街道，這羣走在昏黃燈光下的，才像是流浪鬼。走到營房，已四點左右，沒事了，勉強睡去，朦朧中睜開眼，天大亮，忙爬出帳篷，又開始薰煙流眼淚，替三月三十一日洗禮。

早餐吃稀飯有花生米、醬瓜等小菜，也還蠻不錯。內務整理之後，大家到升旗廣場比賽遊戲。玩同舟共濟時把布鞋踩斷了，真的由中橫斷，只得再買一雙。中午因為炊事比賽，忙得好熱鬧。院長、師長適時來看「北醫之營」，經過本營區時，全體隊員高唱隊歌，鼓掌歡迎。並且燒了一道「廣東老包」的回鍋肉參加師長的評審，色彩美麗，很有

希望得獎。結果第三隊的「沙鍋魚頭」奪得第一名，獎金一五〇元，他們在旁邊高興萬分，我們沒有奪魁，大家有點失望。這道菜是隊長任姊姊的拿手好菜。真有點虧了她呢！

天空仍飄著雨。下午是大地遊戲，先是尋寶，散了一地的碎紙，有些紙上有數字，找到了就是寶；遊戲的題目很多，最後是故事剪貼，我們決定以「阿拉丁神燈」為主題，做得很好。結果總分第二名，還算不壞。

下午四點，班上三位同學騎摩托車來看望，淋了一身雨；因為中飯菜好吃得鍋底見天，只得去借飯，做一頓蛋炒飯請他們客。晚上開惜別會。先由魔鬼隊表演「審判毛澤東」。接著選「金山小姐」，由各隊一名男士打扮成女人，真是唯妙唯肖，比真正的女人還漂亮。眼膏、口紅、喇叭褲、迷妳裙……全部出籠。主持人與「她們」間的對話更是妙，有位「小姐」腿毛很長，主持人問「她」：「妳搭公車時，絲襪帶鬆了，襪子溜下時怎麼辦？」「她」馬上回答：「我從來不穿絲襪」真妙！又有一位「舊金山」來的小姐，英文很棒，有人稱贊「她」，她就回答：「where, where, 請教她兩塊錢怎麼講，他說“two dollars”，三塊錢“three dollars”，四元九角“five dollars”，不要找了！」大家笑得肚疼。特別有一位是來尋夫的，當場表演尋夫記，親熱極了！最後是小型舞會。

結束時約十點半了，九位魔鬼，浩浩蕩蕩打著傘，出發爬山到海濱公園去。走往海灘，原來昨晚所見的燈光是捕海鱉苗的人照明用的，魚苗要在沙灘上用手機才有。沿著海灘走，夜裏的海，猶可見白浪翻騰，此時海水漲潮，浩然得很，望不見盡頭；聽不完的怒吼，永遠無法將渺小的人羣與海比擬；想把它納入心中，却脹得喘不過氣來；我愛海，

我敬海，更感於世界之奇，自然之妙；不能不努力喔！如果想要像海一樣的大，像浪一樣的高！

走完沙灘，欲過小河，水深不能過，折回原路，由九曲橋邊另一條路走。這是一個小港灣的碼頭，泊了一些船；二、三公尺寬的路，一邊是山坡，一邊是河水。路燈不亮，路上積水，攆傘走過，踩著水也懶得管了。終於走到一片砂坡，數十公尺高，坡度約六、七十度，往上爬，翻過山嶺就是公園了。脚一踩在砂上，砂就鬆落，淹在脚上有一尺多。手脚並用，不停地往上爬，來到了一處約二平方公尺的平地，大家站上去；遠遠望見海灘上捕魚苗的火，一盞接一盞排列著，更遠處，營區也有數盞燈；靜靜地看，黑夜中的光芒，忘却時間的消逝，只讓無邊的一切包圍了我。這是好沉迷美感的一刻。

有人提議回去了，明天再來，上去也看不清。一行人有滑下去的，有滾下去的，每個人的鞋都是濕的，附著砂土。乃生火烘乾鞋子，一隻接一隻，有時鞋底燒著了，一股怪味。沉靜的夜裏，慢慢將鞋子烘乾，心裏被這沉靜所浸染，一種無比的安恬，加上一絲兒鬱鬱；在這隆隆聲不絕的黑夜，開始有人在搗蛋——愚人節來了！

四月一日。最後一天，中午烤鴨，鴨肉用鐵線穿上，很難烤熟。阿薛的鴨肉烤好，正入口，王哥哥就搶，阿薛在前面快跑，快吃，王哥哥在後面追，大喊：「賊哩！搶我鴨肉！」這情景，看的人也糊塗了；他們總是愛鬧開的兩個。

半生不熟的鴨肉吃下後，拆了營帳。再見了！金山營地。搭欣欣客運回台北，欣欣地來，欣欣地去。心裏充滿快樂，這和著雨聲，濛濛美的露營，和一羣活潑的人在一起三天，每一刻鐘都有值得回憶的片斷！

第一次參加北醫之營